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二

宋 章如愚 編

財用門

楮幣類

三代之賦皆以粟穀所謂帛布不過一時權輕重吏俸乃分田制禄未甞以錢幣為也

夏商之幣金為三品黄金白金赤金是也

周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傳别鄭司農注云稱責謂貸予也傳别謂券書也當是之時特民間私相稱貸以為符驗公家未嘗為之

漢自王公至佐吏亦以穀粟制禄當時制賦不過口筭而人納錢百餘至

武帝用度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為皮幣王侯貴人或以朝覲或以會遇或以聘享必以薦璧而後行造銀為白金飾以文采或以為龍或以為馬或以為龜各有其直

而不紊國用賴以少舒民力賴以少寛亦一時權宜之
術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赴四
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即楮券所由起也迨我國朝真
宗朝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之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
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始祥符之辛
亥至熙寧之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至巧有不能
易寶
訓

仁宗天聖元年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曰與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遷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

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議田等議如前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長編

天聖初用其議一界止

一百二十五萬餘緡至紹聖則增為一百四十萬緡至元符則又增為一百八十萬餘緡今則二千五百七十萬餘緡會要

慶歷七年孫甫嘗監交子務轉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鑄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墓誌　皇祐二年阮逸建言作錢䘵飾以翠羽珠珮藉以鹿皮欲以錢兼行陳升之以為漢武帝置皮幣取後世之譏況阮

逸之言作偽不可用上罷之

神宗朝文彦博言行交子不便事上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定制財用既足則自不須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長編

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紅崖清遠鐵冶所收極廣茍即冶更鑄折二錢歳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營辦長編

熙寧二年條例司言高遵裕等乞置交子務交子行於成都人以為便今河東若運鐵錢勞費宜行交子法後轉運使交子法行商賈不肯中納糧草不惟有害邊糴亦恐鹽礬不售遂廢　沈起以陜西錢不足請行交子後張景寧出使言交子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陜西將恐民失業無以為生罷之後又以鈔法有害邊糴復行交子二年又以無實錢為本法不可行無益於鈔法又罷

哲宗紹聖二年上問曾布欲行交子法如何近曾令余

景相度以為可行布曰此法不可行不惟與川交子相亂兼交子須有見錢相當乃可行熈寧四年韓絳作相兩欲施行皆議論不成而罷余景輕易小人何可與議法長編

徽宗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為錢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寧通行交子法以助兵費由是比天聖一界逾二十倍價益減落及至換界年分新交子一千乃當舊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壞故更張之其後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

三界更不收兑云長編　十月又詔陝西河東數路引直五千至七十而成都纔直二三百民間貿易十千以上令錢與引半用會要

高宗紹興六年張澄嘗請依四川造會子與錢並行詔造百五十萬充糴本而未樁到見錢議者以為恐未信於民遽詔罷之

高宗論四川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説但官中嘗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　紹興三十

年錢端禮知臨安府建言楮幣以行累月合支官錢造會子流傳輸官亦許用之　紹興三十一年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左藏庫錢十萬貫為本錢端禮為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平

孝宗淳熙元年勅曰劄子去歲降旨揮許人户以會子入納官物及今年正月内令諸州軍起發上供諸色窠名錢許用三分會子比見浙中州縣閒交納税物不依近降旨揮許民户經户部御史臺越訴不遵依去處重

行賞罰如此州縣不得因緣為奸人知會子之貴自然流通無滞此亦救弊之一端三省同奉聖㫖依

孝宗嘗收内帑金帛以易楮藏于内庫者四百萬行于民間者僅二百萬一時幣楮重於黄金　淳熙三年四月壬子内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乞以金銀兑換會子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龔茂良奏縁朝廷以金銀換會子此不過散在民間耳上曰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三日復

宣問及此衡奏戶部歳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百萬安得不少上謂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數多寡如何恐久有弊須先究見其源兩處且各以二十萬與之兊換金銀及錢銀臣申到民間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絶會子乞再給降上曰會子真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稅二為省脚乗三為不復折閲以此觀之大段流通上遽令

應副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計衛等各遵稟聖訓而退聖政 七月乙未宰執進呈訖

上謂曰會子通行民間銅錢日多甚可喜葉衡奏今諸處會子甚難得謂宜量行支降行使上又曰未可向來止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少待徐議施行

淳熙十年正月辛亥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

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

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王淮等奏曰誠如聖諭

聖政　趙開知川蜀憂其楮幣之輕遂詢其至貴之時用官錢以此價收之故蜀人大為貴重

孝宗即位民間惟重錢輕楮幣於是出御府之金以佐大農寧收空券典章

坑冶

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

之見榮者也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　禹貢青州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揚州貢金三品荆州貢金三品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賣子者 並管子

周禮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廵其禁令

齊管子謂威公曰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

幣

漢四百年班范二史其金之所產與夫國資其利者不見於志惟吳鄧以銅山錢遍於天下

唐銀銅鐵錫之冶二百六十八陜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鈆山四汾州礬山七

太宗時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怒曰朕為天子所少者非財也但恨無嘉政可

以利民而卿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遂黜萬紀

高宗麟德二年廢陜州銅冶四十八

玄宗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

德宗時韓洄言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隷鹽鐵使

憲宗元和中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

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千斤鉛無常數

文宗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

其後諸州年利以自植天下不過七萬餘緡

武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鹽鐵使以助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銅冶二十七鈆山一天下嵗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鈆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唐志

宋太祖凡産金有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産銀有桂陽開寶龍焙三監又五十一場在饒虔信建昌越衢處建福漳汀南建邵武南安廣韶連英恩春秦興元等州軍産銅有三十五場在饒處建英信南汀漳邵武南劔等

州軍又一務曰梓州之銅來産鐵有四監曰徐州之大通利國兖州之萊蕪䃮於大中祥符七年又河鳳翔虢同儀蘄黄袁英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陜耀坊䖍吉州有十二務信鄂建連南劒邵武等州軍有二十五場産錫有九場在河南之長水及䖍南康道賀潮循等州軍産鈆有三十六場在衢越建南安英春韶汀漳南劒邵武等州軍水銀四場在秦階商鳳州朱砂二場在商宣道至道末天下歳課金若干兩銀十四

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餘金鐵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十餘斤錫一十六萬九十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鉛四十四萬七千餘斤錫一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三千餘斤朱砂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皆在焉 國家產金之所六產銀之所四十有七產銅之所三十有六產鐵之所四十有七產鉛之

所七産錫之所一水銀朱砂之所一此舊制爲然後有增罷不止此會要祖宗時金歳入五萬餘兩自景德至寶元金增五萬五十餘銀增至二十一萬斤　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朕每念茲事常深痛懐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歳入白金宜三分減一　開寶四年詔昔漢法作偽黄金棄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聞京城之内競習其術轉相誑耀此而不止爲盜之萌

自今犯者並寘極典

太宗興國八年詔大通冶歲輸鐵上方鑄兵器煅煉十分纔得其四五自今大通冶鐵先鑄成器俾官倅治之無使負重致遠匱民焉會要

至道元年廢邵武軍歸化縣金場已配買金百姓送納建以棄命自例者詔永不得興置工匠悉放歸農後本軍復上言請興置是場真宗以先帝恐害及久已得停廢可從也遂罷其奏

至道二年陜西奏成州金坑歲不登望遣使按行更正

新制詔曰捐金於山前聖之盛德所寶惟穀舊史之格言朕緬慕太古之風不貴難得之貨其成州兩處金坑並宜停廢又廢衢州銀冶會要

真宗時邵武軍上言請興置舊廢金場先是太宗至道元年詔廢是場永不得興置遂不從所請　咸平二年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患錢貨未多望擇使臣逐處相度高價招誘人户採陶鈆錫仍按行出銅錫薪炭處置場鑄錢如此三年歲可得百五十萬貫乃命馮亮白

承舂度至明年鑄錢一百二十五萬貫銅皆有餘羨乃以亮爲都大提點鑄錢事以承舂同提點焉長編　祥符元年帝以京城金銀價貴以問三司使丁謂言多謂戎回鶻所市入蕃詔令約束之　祥符九年發運使李溥奏饒江池信等州四監共鑄一百二十五萬貫使銅四百五十三萬餘斤自景德元年至大中祥符八年出坑漸少乞告諭民有知苗脈興廢處許令告官烹煉較其課利優之會要

仁宗時三司上言恩州陽江縣産金請選官主其事上曰毋得乗此重擾遠民姑務納來之_{寶訓} 天聖三年都官貟外郎榔宏奏朝廷於饒州置金雖累更條而其弊尚深遂使豪商操其權貧民受其困雖差衙前户請錢散買每一次充役遂至破竭家産又大商富賈多自京師入便饒州錢此州别無輕貨正買生金官錢既少私價轉增是致一方久罹其弊今請住諸處商客入便饒州錢一二年閘驗其損益金價必減民力稍蘇其利歸

公家用制商賈遂從之天聖五年買金逐等第每兩各添錢一貫自是金數多詔奬本州長吏以下宰臣王曾等言獲金雖本州長吏以下雖多深慮耕鑿之民弛廢農業爭趨厚利望諭本州常切體量止絶遂從之也

慶歷三年六月甲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掊克之政常抑而弗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_{長編}

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貨寶坑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會要

元豐七年提點江浙等路坑冶鑄錢胡宗師言信州鉛山縣銅坑發已置場冶乞借江東提舉司錢二十萬緡以新鑄錢息二分還福建二浙有銅坑處准此戶部言宗師言皆推行詔借江東提舉司錢十五萬緡以新鑄錢還所乞福建二浙借錢不行長編

哲宗紹聖二年十一月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

許天啟言檢踏到銅苗興發計六十餘處内四處已置場差人烹煉外如銅苗興發在京西川路亦乞計度前去檢踏從之長編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湯鵬舉奏前日罷坑冶鑄錢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檢本錢兼別差官所以臺章論列兼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唱為異議願陛下以鑄錢專委轉運司必能就緒上宣諭曰此一事朕詢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疏朕謂凡建立人各以所見相

可否歸之至當後可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

朕則何取聖政

孝宗乾道二年以饒州貢金千兩民力不支遂減十分之七以蘇一部之民饒州貢金記

坑冶宋朝舊有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申於官舊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内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倫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錢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四朝志

鬻爵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漢文帝時因鼂錯請令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是時張釋之以訾為郎漢初訾得萬錢乃得官　至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訾四方皆可得官

武帝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内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民

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牛馬為郎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拜式為中郎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宏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通典　元朔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至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通典　又犯令株送徒入財得補官黄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成帝鴻嘉三年買爵價級千錢

後漢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内侯通典

靈帝先和元年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時司徒崔烈入錢一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通典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以吾可方漢何主毅對以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理南平吳會

一　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
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
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
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
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
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通典
唐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前諸使下召納錢物

多給空名告申又准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千文若粗識文字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户内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文蓋先已納錢令再納錢求出身也通典

憲宗時募民入粟河北淮西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

宋朝太宗時州郡有水旱之災民艱食者許富民入粟賑貸飢民等第授官　淳化中勑一千石賜爵一級二千石本州助教三千石本州文學四千石試大理評事三班借職五千石與出身奉職七千石與別駕不簽押公事一萬石與殿直　太宗朝恩例差減於此天聖八年河北民飢亦用此例

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

漢晁錯以為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必多文帝從之令民入粟倫邊六百石爵上造萬三千石為大庶長事存典故利及公家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　既而水部郎中許元豹言緣河州縣和糴邊穀數少望許進獻糧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令河北定州廣信安肅軍北平寨入穀千石授本州助教文學二千石賜出身三千石授簿尉借職

四千石授奉職五千石授寺監主簿六千石授校書正
字七千石授太祝奉禮郎八千石授大理評事殿直九
千石授諸寺監丞侍禁萬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真定
府洛邢趙貝冀博瀛莫雄覇等州乾寧順安信安永定
永静等軍千石以上加百石授助教文學二千石以上
復遞加一百石至萬二千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大名
府懷磁衛相澶等州通利軍千石以上加五百石授助
教文學二千石以上遞加五百石至萬五千石授大理

寺供奉官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乃請陜西諸州亦如此制既而有司復定環渭涇原慶州鎮戎保安軍同定州等處涇定鳳儀邠鄜秦隴鳳州同洛州等處鳳翔河中府陜同華解乾耀丹坊虢成階州同懐州等處悉從之長編

天禧二年學究鄭可狀本州民闕食願出粟五千八百石賑濟乞賜第選班行奉旨不行晁迥李綱上言臣等商度損餘補乏為利亦大望令宰臣定議特從其請俟

豈稔即止

仁宗康定初陜西用兵太子中允尹洙請為鬻爵為土軍營房及所給物費其鬻爵之法凡入粟五百斛為上爵許入珠金為婦女服飾得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入粟百斛為下爵許蓄女使以銀為飲食器三司使鄭戩為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葉清臣參議以謂未能制勝於閫外適足歛怨於天下其議遂寢長編

慶歷七年詔係方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參

軍洎上州判官資考深無過犯方注縣尉主簿如循資入縣令録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　嘉祐六年詔凡入貲爲郎至升朝官戸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

神宗熈寧元年賜河東路轉運司試将作監主簿大廟齋郎州助教攝助教空名敕誥各三十令乘秋熟募民納粟實邊俟已授官仍更免差役之次從轉運使劉庠

請也癸丑詔給將作監主簿齋郎補牒州助教攝助教

敕各三十下鄜延路募百姓入粟實邊仍免徑差一次

長編

熈寧七年賜敕誥補牒賑貸涇原環慶路飢民及

為永興常平糴本

哲宗元祐元年上官均百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年寡過

例該禄仕又豪右之家以貲受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

義又外臺郡守奬薦之所不及彼固分甘卑賤豈復有

奮動之意其視補廕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鄉

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臣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裁抑者特奏資蔭胥吏是也

高宗紹興元年詔以米價踴貴細民闕食令諸路州軍以常平倉粟量度出糶仍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願糶數具文歷出糶如及三千石以上補守闕進義副尉六千石以上進義副尉九千石以上下班祗應一萬二千石以上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進武校尉二萬

石以上者取旨優異推恩已有官廕者此類別作施行

聖政

孝宗淳熙三年詔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紙告身並繳赴尚書省毀抹會要

爵二十級自公士至不更四級為士爵公士上造簪褭不更

自大夫至五大夫五級為大夫爵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

夫自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為卿爵（左庶長　右庶長　左更　中更　右更　少上造　太上造　駟車庶長　大庶長）以至關內侯則內諸侯也徹侯則外諸侯也皆爵也世多以秦商君為政為爵十八級合關內侯為二十等殆秦制乎殊不知自齊已有勇爵之名而春秋傳已有所謂庶長鮑者則其來非一日矣意者自春秋以來急于攻戰設爵以示天下至秦而益以武功為尚而爵級之制備于商君上設爵以待軍功下非功則不能以倖得

所以起天下好戰之心而握其運動之微權也高祖造漢百戰而得之軍功既多而爵級亦濫暨天下既平往往人不以爵為重而有善遇高爵之詔不如詔者重論之高祖正懼爵級之輕而人或賤簡之也然而天下猶不以爵為重朝廷之賜民爵並加而無間蓋視為恩典之常耳 武帝繼業思所以振起武功故於爵不得不重專置武功爵以賞軍功其等十有一士爵四級造士閑輿衛良士元戎士大夫爵三級官首秉鐸千夫卿爵四級樂卿執戎

政庶長軍衛耳較之秦爵遂减其十爵級既少則轉者易及所以作新天下之意而啟其尚功之習也至於舊爵之級亦不輕予卜式以輸財助兵費於是賜爵左庶長以布告天下使知帝意之所向焉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二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財用門

鬻僧類

後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

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尤甚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末偽秦姚興僭位一方招延緇素演說佛經四方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　南朝齊武帝遺詔公私不得出家為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厭斷之禁浮屠

梁武帝篤志事佛前世所未聞至於捨身披緇以為奴

隷宗廟之祭不薦毛血重圍之中猶聚大衆以念佛卒
使臺城不守身辱國亡
魏顯祖時平齊戶及諸民歳輸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
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凶荒以振民於是僧祇戶粟徧于
州鎮矣宋明帝紀
唐髙祖初傅奕上疏極諫詆浮屠法中書令蕭瑀進曰
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
君而佛逃父出家非孝者無親瑀不答　髙祖九年㢢

浮屠老子法　至太宗復立之　明皇欲相姚崇崇上十事曰武后造福先寺費鉅百萬臣請絶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元宗時安禄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明年鄭清叔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又於輔闗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　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内道場張

鎬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願勿以小乗撓聖慮

憲宗迎佛骨于鳳翔留禁中三日乃歷徧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疏切諫憲宗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崔群爲之營救乃貶潮州刺史

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宣宗立盡反為會昌之政

懿宗咸通十四年八月上遣使迎佛骨群臣諫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上不聽本紀

周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乃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隠匿不輸五十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

夫佛以善道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宋朝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度千人自後削平諸國其後僧籍彌廣江浙福建尤多

太宗崇尚釋教興國中置院於太平興國寺後改為傳法院車駕亦嘗臨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獲等取所獻梵夾翻譯焉息天災等人賜紫袍師號又命文

臣潤色其文是歲息天災等獻所譯經文一卷詔入藏刻板流行自是盡取禁中梵夾俾之翻譯每誕節即獻經焉息天災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禄鴻臚卿以卒自是譯經之盛近世無比

太宗作新譯經之首教序仁宗作景祐天竺字原序以賜之

雍熙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者方許係籍　至道元年覽泉州僧籍一歲未度者僧四千餘人聳然語侍臣曰

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餒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至重困當降約束真宗景徳二年真宗御便殿引對諸寺院主首僧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録先是道官正令功德使選之遝補所置或非其人故上閲試焉　祥符元年軍卒張霸縁相國寺幡竿捨身上語近臣曰朕昨令詰其故霸在營常誦經無為惡之迹然事佛豈在捨身苐愚人不曉其㫖若不戒約恐寖以成俗愚民無故自殺耳自今為檢約　祥符三年

命李維直史館路振等宿于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序遷時又命知制誥王曽等考試道士石知章等十人中選為道官也
天禧二年三月詔不許剏脩寺觀院宮州縣常行覺察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縣不切覺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節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請剏造寺院開置戒壇如違御史弾奏　是歲又詔諸處不係名各寺院多聚奸盜騷擾鄉村況有條貫不許存

留並令毀折其舍宇三十間已上並留存　天禧二年八月詔普度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餘人　天禧三年知越州高紳言僧尼既受戒還家即受父母拜禮臣責問僧司其言有實竊見唐貞觀五年當禁僧尼受父母拜望降勅特行戒止奏可違者重决罰之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謂為譯經使潤文官一員以學士晁向李維同潤文二員丁謂罷使後亦不常　天禧五年道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人女冠七百三十一人僧

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江浙福建常居天下之半　仁宗天聖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太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托樞密日嘗斷刼盗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切宜懲革勿使太濫懲革太濫　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僧道者祖父母父母在别有親兄弟侍養方可得出家禁男子祖父母父母在不許出家　景祐元年道士萬一千五百三十八人女冠五百八十八人僧三十八萬五

千五百三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三人　慶歴二年道士萬九千六百八人女冠五百二十二人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人尼四萬八千四百十七人　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百人度一　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　嘉祐三年賈昌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遊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自今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

神宗熈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于無事時立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宫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减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 熈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陜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 熈寧二年王安石奏事上因問曰程顥所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不達王

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於豐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責祠部所剃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拯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熈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修城　熈寧七年賜度僧二千五百道賑涇原環慶路飢民及永興路常平糴本　熈寧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

至治平揔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　元豐七年門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為錢百三十千檢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價髙處别取旨從之

髙宗紹興七年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長編

紹興十三年進呈壽皇寺乞每年撥放有礙昨降權住

指揮上諭曰既有權住指揮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絶滅其徒有喜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若住撥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少息矣禁度牒

紹興二十六年王太寶乞減折帛錢劄子上諭曰王太

寶近又乞放行度牒殊未曉朕意建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老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至於八百此時安在哉朕以為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　紹興二十七年上諭曰今田萊多荒若更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畆一夫為僧即百畆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

耕者衆矣

經總制

宣和間王師討方臘命陳亨伯經制東南七路財賦亨伯始議若賣酒若鬻糟若商税若田宅貿易牙税若頭子錢若樓店錢皆稍增其數别歴收係以供移用謂之經制錢其後盧用原為發運判官頗附益之至翁彦國為經制使倣其法又取羸焉謂之揔制錢東南一歲所入一千七百餘萬緡　靖康初凡亨伯所創名色一切

罷　建炎三年議者復請推其法行之於是權添賣酒錢量添賣糟錢添收牙稅錢加收頭子錢增收五分房錢盡收隸經揔制建議之始猶曰軍興權行事定即罷而後來申請滋多名因浸廣如商稅鈔旁勘合朱墨之屬視宣和有加焉頭子錢始也每緡十文　宣和二十紹興五年三十　十年四十　乾道五十六有係額不係額之異

月椿

月樁錢始於紹興江西謂之月樁湖南謂之大軍錢初大軍分屯江淮調度趣廹轉運司提督諸郡隨月樁錢以應軍需元降旨揮以係省不係省封樁不封樁錢取撥應辦然其名色錢隷截用之外類皆有名而無實邊事既寧重為州縣之病數𧼈引鬻狀紙隨事科罰以足其數　紹興九年金人敗盟中原用兵經費至廣江東運使馬承家奏請置月樁錢時參使孟庾主其議將係省不係省錢有額上供無額上供等五十餘件不以有

無拘碍仰取合於窠石每月先次收椿如月椿錢未足未許觧諸司錢此紹興九年二月指揮也故當時降詔不許科罰後來歲月浸久諸司往往全額奪去而縣道獨留其名所謂月椿錢無非鑿空横取於民也

會計録

周時任民以九職歛之以九賦節之以九式而太宰之尊實司九職然猶立會計之官以謹其出納之數有職內以會其入職歲以會其出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

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彼其所以會之者非若後世計於數歲之後也其分之官司有日要焉有月成焉有歲會焉其出納之數少差於舊則會計之官隨而正之蓋懼其循習而弊生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摠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由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福建鄂岳湖南八道四

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戸比天寶稅戸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戸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所調發不在此數通鑑　宋朝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録元和國計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熈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真宗景德會計録景德元年丁謂權三司使撰景德會

計録五卷上之_{續長}編節　四年丁謂上會計録時議封禪

上慮用度不足以問謂謂奏府庫充實遂以會計録上

聖政編年

祥符會計録祥符九年辛酉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

會計録特前為三司使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户口

財賦凡户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

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

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絲綿二草二千二百八十

三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茶鹽酒税榷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詔奬之仍付祕閣

仁宗皇祐會計録皇祐四年田況除三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纎悉罔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爲稱職撰皇祐會計録上之上甞面諭之曰卿謀猷深遠器識寛厚堪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副使續長編録

英宗治平會計録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計録會要

神宗熈寧會計録國家自天聖以後用度浸廣故於會計録加詳神宗嗣位用王安石參預樞要尤以理財為先務　熈寧三年條例司始議取三司簿籍考觀本末與使副同商度經久廢置之宜一歳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詔用其議以劉瑾等編三司歳計及南郊式金君卿等編三司籍簿條例司總領焉四朝志　熈寧五年朝廷患天下文帳之繁始命曽布刪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額為一司命以駁磨帳司之置始此矣

復以張設官吏縻費過當而罷　熈寧七年十月庚辰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相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校盈虚之法欲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及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復注籍歲比較增虧及具廢置名件錢物羡餘横費等數或收多則尋究因依以當職之官能否為黜陟若支不足或有羡餘理當推移使有無相濟如此則國計大綱朝廷

可以省察議論政事足寛民力仍乞臣絳提舉同上
哲宗元祐會計録元祐中蘇轍著也其敘曰凡計會之
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别有五一曰收支叙而今者一
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
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
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三萬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
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

者七十四萬帛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八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二曰民賦敘有曰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欒城集）

元祐元年四月戶部言左司郎中張汝賢言乞諸路轉運司會司自熈寧以前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朝廷常供之外非泛所須者歲又幾何熈寧以前歲入幾何亦具某事之費因某法而有令某法既改則其費可罷要以

省不急之用量入以為出則無異時之患從之通鑑

元祐二年有司奏制國用量入為出必當周知天下金穀之數以察登耗虛實乃能裁節繁冗必資成法以為摠要國家自景德至熈寧並修會計録宜復講修以備觀覽三年編修會計録成韓宗彦蘇轍抗䟽謂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先是裁減浮費所損者二十餘事太后遂以身先天下減親族恩澤四朝志

數目

真宗景德四年七月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捴舊實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一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捴六千三百七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九貫石匹斤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欲望特降詔目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具

上史館從之長編　天禧五年天下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三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所收租稅比至道末穀增一百七萬五千餘石錢增二百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萬餘疋絁紬減九萬二千餘疋布增五十萬六千餘疋絲線減三萬五千餘兩綿減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芻茭減一千一百萬五千餘圍蒿減一百萬餘圍炭減五十萬四千餘秤鵝翎雜翎增十二萬九千餘莖箭簳增

四十七萬隻黄蠟增五萬餘斤又䕏八十一萬六千餘量麻皮三十九萬七千餘斤鹽五十七萬七千餘石紙十二萬三千餘幅蘆蓆三十六萬餘張大率名物約此其折變及移輸北壊者視當時所須焉至道末上供錢一百六十九萬二千餘貫金一萬四千八百兩銀三十七萬六千兩絲七十萬五千兩綿四百九十七萬兩紬三十七萬九千疋絹一百七十萬八千疋絁五萬二千匹布一百一十萬六千疋又榷利所獲摠一千一百二

十三萬三千餘貫國家牽三歲一親郊祀共計緡錢常五百餘萬貫大半以金銀綾綺絁絹平其直而給之大凡邦國經制舉一歲之費錢一千六百九十三萬餘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餘兩絹三百三十三萬三千餘疋紬九十萬三千餘疋絁五萬九千餘疋綿七百四十五萬兩絲線一百六十四萬兩布二百六萬三千餘端粟二千一百九十四萬石芻二千二百萬六千圍舉一歲京城給文武官三班使臣及諸司人

等奉錢四萬五千八百餘貫給以他物者九萬一千四百餘貫禄粟五萬一千餘石糧五十四萬二千餘石騎軍一歲給錢六十八萬餘貫都虞候以上禄粟一萬四千餘石糧一百一十八萬餘石步軍一歲給錢七十一萬餘貫禄粟七千八百餘石糧一百八十二萬九千餘石大抵若此而亦有盈縮焉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獲錢二千六百五十三萬餘貫金萬四千四百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餘

兩絲四百一十七萬二千餘兩綿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一千餘兩絹一百五十五萬二千餘疋紬九百四十一萬五千餘疋綾二千四萬四千餘疋絁一十三萬七千餘疋紗縠二萬三千餘疋錦綺二萬八千餘疋布三百五萬七千餘疋茶七十六萬餘斤鹽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石香藥真珠犀象七十餘萬斤條片顆竹木蘇蕕三百六十餘萬條片五穀二千九百八十三萬餘石草三千萬餘圍木炭薪蒿千餘萬斤束緫貫錢二千七百

一十四萬餘貫金一萬三千五百餘兩銀五十八萬餘兩絲三百六十三萬二千餘兩綿一千六百五十萬餘兩紬七十六萬四千餘疋絹四千一百七十三萬七千餘疋綾十萬七千餘疋絁五萬二千餘疋羅二萬七千餘疋紗縠一萬一千餘疋錦綺六千七百餘疋布一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疋茶三十六萬六千餘斤鹽十一萬八千餘石香藥真珠犀象五十二萬三千餘斤條片顆竹木蘇箔一百二十三萬二千餘條片五穀三千四百五

十八萬二千餘石草三千四百三十八萬三千餘圍木炭薪蒿四百五十萬餘斤東景徳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五十餘萬祀汾陰上寳冊又增二十萬丁謂為三司使甞著景徳會計録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為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有優詔奬焉長編

仁宗皇祐元年戸部副使包拯言此疏不得其陳疏論慶歴八年出入數必是次年也因附此臣伏見景徳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内外官屬摠一萬七千二百餘員其

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内較之祖宗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土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

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禄者月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萬七千匹貫石兩支數闕當考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疋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疋貫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七千四百疋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疋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五十九萬六千五百疋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九萬

九百疋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在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用度日廣淤納並從折變董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于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在哉臣以謂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者亦不能拯也方

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鋭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捄之道矣伏望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邺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平成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長編　皇祐

二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内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四年正月乃以上聞長編　皇祐四年王堯臣王守忠陳旭等較慶歷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幣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一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為書七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二年正月受命至是乃上之長編

英宗治平四年至慶歷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録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祐中收商稅數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歷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慶歷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歷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于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

慶歷中乃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寛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長編

神宗元豐三年宋興承五代之弊政六聖相繼與民休息致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戸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戸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戸一千二百九十

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
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
餘員洎任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
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
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于景德郊之數不同如此則
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于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
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
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

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于景徳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目而杜之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䮕致不過有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財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

富未有及此也

高宗紹興五年周室制國用之法在于用地大小視年之豊耗量入以為出漢祖定天下之本在于得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實國朝景徳皇祐皆有會計録至治平熈豊亦有此書其後蘇洵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録雖書未及上其大畧亦有可觀者皆所以總括巨細綱紀出納凡天下賦入與官吏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録之本意也

今國家比年以來財賦清虛用度滋廣正宜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入之多寡分其品目别其名色總貫旁通載之圖籍檢考之間如運之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賦誠今日之先務也望選委詳練財賦之官俾效景德元祐等書撰集成録自元年止四年為率每歲所出之數列之于前却以今歲計之除頒借巳支費外總計見今實有之数合計若干復以日計至歲終凡官吏之費及應干合用之數通計若干名曰會計録量入為

出既有以見有無之實截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

庶幾國用有制

光宗紹熙三年臣聞當今之務莫急於寛民力自國朝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　太宗皇帝以為極盛而倍于唐室矣其後可增歲廣至熙豐閒言利之臣極力聚歛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固已多矣祖宗時中都吏部録兵廪之費全

費不過百五十萬元豐閒紛更費用亦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末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百二十萬非泛之無不預焉則其所費亦倍于祖宗時多矣此無他故盖所取者皆祖宗時所未嘗有作俑於後來也所用者皆循習升平積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也何謂後來作俑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此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末發運使經制兩浙創立建炎初呂頥浩再復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孟庾總參政

制財賦創立月椿錢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應副大軍創立皆祖宗未甞有也其它名色煩碎如增收添收糴本降本七分五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之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不過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郡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淮歲輸緡錢千一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六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隷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斯民安得不窮困無聊耶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任衜萱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四

宋　章如愚　編

財賦門

內庫類

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及良貨賄入焉周禮

漢少府　應劭曰通典曰秦官漢因之是為九卿掌山

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通典　少府號禁錢應劭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曰少府　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　水衡　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本紀

武帝時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養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駟出御府錢以贍之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化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

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

注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

大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

元帝王嘉上疏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内

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

師古注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漢書　大司農錢盡

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對曰臣切以往者羌軍

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

大司農錢盡匪以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正供天子故曰禁錢漢書本傳

後漢光武併禁錢掌于大農

章帝章和二年詔韋彪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　續漢志曰中藏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　段熲傳賜熲錢二十萬勑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

和帝建和元年芝草生中黄藏府　漢官儀曰中黄藏

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也

唐自高祖太宗及高宗中宗睿宗未嘗置內庫殆至明皇始設大盈瓊林二庫以貯四方貢獻

玄宗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食貨

肅宗至德後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楊炎傳

代宗呂温代李侍郎謝用內庫錢充軍資表今月十三

日面奉進旨其南郊賞設錢恐度支支計缺少以内
庫錢充者表内有云陛下憐江淮甫罹旱暵念庸蜀
新罷大兵雖經費有餘而聖慮尤軫即因伏奏親奉
德音悉出内府金錢御服綵繒約躬節用濟國贍軍
允叶師和克虔祀事文苑英華
德宗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
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欲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
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

内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羸少而宦官以寀名特薄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為相言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係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虚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今陛下至徳惟人是恤参校蠧弊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宫中經費一歳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

欽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于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食貨

德宗遭奉天之難乃于行宮先立二庫故陸贄極論其不可曰瓊林大盈二庫自古無其制創自先帝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國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税賦當付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之天子以

奉私求明皇悅之遂創二庫蕩心侈慾萌柢于兹陛

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崇行儉約預戒貪叨雖内藏

舊庫未歸太府而諸方貢獻不入禁闈今寇逆亂常

鑾輿臨幸或觀二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師旅方興

賞賚未行而諸道所貢遽創私庫萬目所覩孰能忍

懐及參軍情咸生觖望奏議

德宗時裴延齡素不善財計取宿奸老吏以與謀因言

左藏天下歳入不訾耗登不可校請列别舍以檢盈

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延齡傳

憲宗嘗曰宮中用帛疋皆籍其數又曰宮中用物極節儉多藏何為當時內庫充實 元和八年四月勑以錢重貨輕出內庫五十萬貫令兩常平收市布帛每端疋估加十之一會要 元和十年詔出內庫繒絹五十萬疋付左藏庫以供軍憲宗實録 元和十一年以內藏

庫錢五十萬貫出付度支供軍同上　元和之末田弘正入相李絳請出内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左右宦官多有阻格上以問絳絳曰使國家使五十萬兵取六州其費豈止百五十萬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於是遣裴度以百五十萬賞之軍士受賜歡聲如雷

宋朝太祖初平諸國珍寶金帛塡溢内府其後漳泉吴越相次獻地又平太原四川帑藏盈衍用度豐給建

隆以來天下貢賦盡入左藏庫至乾德初府庫充羨

太祖嘗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乃於講武後殿別為内庫以貯金帛編年

太祖別庫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寶訓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命賈黄中程能馮瓚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久儲蓄盈羨始命分之謂侍

臣曰朕以凉德繼守洪圖凡機務邊事皆奉以先帝成規不敢有改易然財貨蓄溢勢須别置官吏使各專其職事同上

太平興國二年十月　太宗命分左藏北庫為内藏庫内藏庫始于此帝謂左右曰朕置内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當賦率于民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後至淳化二十年閒有司歲貸内藏百萬有至三百餘萬者累歲不能

償除其籍　興國三年内藏庫置在左臺門外又有西庫景德殿隷焉常度上一一計積供邦國之用諸司副使内侍為監官或置都監别有内侍一人點檢

會要　興國三年上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上言皆喜於是以左藏北庫為内藏庫又以武殿後封椿庫屬焉改封椿庫為景福内庫

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上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

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

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

聞而善之長編

真宗嘗幸景德殿庫閲所積金帛謂左右曰國家有天

下每念四方之人輸賦不易此庫金帛雖多朕亦不

敢私用自今非時取索並經三司出納五朝寶訓　景德

四年出内藏錢五十萬貫付三司市糴麥時宰相言

今歳豐稔菽麥甚賤為富民所蓄請官為歛糴以惠貧民　十月内出龍圖閣待制陳彭年所撰内藏庫記示王旦等真宗曰自太祖以來有景福内庫先帝改為此名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顧外庭不知耳二聖之平荆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祀祠郊丘所費鉅萬皆出于是不求于民三司所假凡六千萬自淳化迄景德每歳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累年不能償則命蠲除之昨令彭年作此述其實也

上又曰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耳且計司有缺必取于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濟寶訓　祥符元年内藏庫言舊制宣取物色皆降御寶憑由除破近因條約庫務亦經由三司望再降詔旨令從之會要　祥符二年皇城使提舉内藏庫劉承珪上新脩庫簿詔奬之賜承珪馬及器幣帝謂宰臣曰承珪此簿述金帛自置庫以來出納年月給予周細深可奬也同上

仁宗天聖三年言内藏庫言奉勑與三司商量舊例逐

年內藏庫退錢三司今來每年更要錢三十萬貫今商量舊例若逐年通供退錢六十萬貫文准備支用即更不別作名目申奏乞降宣勑撥借內庫錢帛勑令內藏庫每年自後去三司更不申奏乞于內藏庫指射撥借錢物如少有違其三司干於官吏並行朝典同上

明道三年八月庚申上以內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言自藉田後繼有賞賚以用度不足請假內庫錢上謂宰臣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

助經費也士遜曰不然有司不免侵剥民庶矣自是

歲歉或調發則出内藏以濟之長編

仁宗嘗出龍圖閣延福宫金帛以佐三司支費謂晏殊

曰藏之内庫不若付之有司以寛財賦　又嘗曰内

藏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絶内

帑支取即與外庫糜費一同也寶訓　景祐元年出内

藏庫紬二十萬下三司以淮南歲飢代本路上供紬

也同上　寶元元年九月出左藏庫錦綺綾羅百萬下

陜西路市糴軍儲寶訓　寶元二年出内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　奉宸五庫在延福宫内舊名宜聖殿五庫康定元年改今名仍鑄印給之掌内中所降金銀珍寶及舊出所藏秘庫内物會要　康定元年合奉宸五庫為一庫在延福宫内舊名宜聖殿五庫一曰宜聖殿内庫二曰穆清殿庫三曰崇聖殿庫四曰崇聖殿受納真珠庫

五曰崇聖殿樂器庫於是合五庫為一改名奉宸仍鑄印給之通鑑　慶歴二年罷左藏月進錢千二百緡謂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宫中無所費其斥以賜縣官長編　慶歴三年六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祖宗置内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巳欲也自用兵以来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寛而衆必安矣同上　慶歴四年二月遣内侍齎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陜西博糴穀麥以

濟飢民寶訓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出内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草先是河朔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税幾盡至秋禾稼将登而鎮定復大水並邊尤被其害上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内庫錢帛助之同上　皇祐二年出内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通鑑　皇祐四年出内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萬疋下河北助糴軍糧同上　嘉祐元年出内藏庫絹三十萬疋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州

軍 寶訓

神宗熙寧元年十月乙卯詔出奉宸珠三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榷場貯之别封樁以備買馬長編 二年上謂輔臣曰近見内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畧無關防當太宗時内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嘗匣而置之於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以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曉帳籍關防

之法當更擇人領之即命勾當御院李舜舉代其不職者同上

神宗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更庫名制詩以揭之凡三十二庫　今日財計有三所内之庫天子財也南庫宰相財也戸部天下財也　元豐五年十月戊申朔壬申詔戸部左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左藏庫内藏庫外又有元豐庫雜儲諸司羡餘錢自煕

寧以前諸道榷酤場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熈寧免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以顧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儲積羸溢司農請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三年遂于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隷諸司非度支所主庫藏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長編

哲宗元祐十二年詔諸路元豐七年已有坊場免役寛剰錢除三路至留升諸路許留一半餘召人入便隨

宜置場和買可變轉物貨即不得預俵及分配與人户其物貨遂旋計綱起發於元豐庫送納内成都梓州利州三路於鳳翔府寄納封椿長編

元祐三年三月乙丑詔改元豐元祐庫為元豐南北庫增至南庫監官一員三省奏朝廷封椿錢物係備邊河防及緩急支用元在榷貨務收乞將舊司農寺庫詔名元豐庫差監官同上

高宗紹興五年進呈州陜宣撫使盧法原奏乞將紹興

四年以後上供錢帛依舊留充贍軍用上曰祖宗儲積内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法原所請趙鼎等曰陛下捐内帑以贍軍此帝王盛德事也聖政　紹興二十八年上諭曰朕平時無妄費内庫所積正所以備水旱爾同上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己未進呈次因及内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令内帑支降錢五百萬貫以供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間所積錢物豈以自

奉哉盖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卿等可令戶部會計舊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飢饉師旅勿得妄有支動長編 紹興三十一年丙午進呈屯戍兵料暴露日久欲再加賞犒上曰令所在總領所撥給具數以聞今欲內帑給還後二日進呈賞犒事上曰朕曩于內帑儲備用錢士大夫不喻朕意者至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顧朕雖積此亦何嘗妄費一錢向來撥一萬緡付分府而近日遣發

軍馬及諸處犒設皆于是乎出豈不正資今日之用況方用兵國賦亦須得人經理士大夫耻言財利多事之時艱于遣任亦今時之一病也宰臣陳康伯等曰誠如聖訓　臣雋贊曰太上皇帝與鄰國講好二十餘年使命往來無纎介之隙而乃以内帑儲備邉錢一毫不敢妄費是其心未嘗須臾忘患也既逆亮叛盟師興財費而無横賦重歛以及民非聖慮深遠疇克哉

聖政

貢獻　羨餘附

禹别九州以任土貢

周設九貢以致邦賦見古王者取其樂輸責其地之所有不求其所無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今獻未有程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其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通典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

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詔其令四方無來獻本史

唐髙祖時孫伏伽上言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却獻琵琶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衆何索不致豈少物哉唐史

太宗貞觀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於五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加配則以代租賦孔戣以明州歲貢淡菜蚶蛤自海抵京

師役四十三萬人奏罷之嶺南節度使死帝曰嘗論蚶菜者誰歟詔即拜之

唐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　姚崇要玄宗十事曰臣願租賦外一絶貢獻可乎　羨餘之貢古未有之唐玄宗時天子横賜無節州鎮各有進奉於是權臣求媚以謂此乃天子私財遂别為瓊林大盈二庫以貯之羨餘之端實兆於此

代宗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奏獻常衮建言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是三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本史

德宗徙幸梁道有獻瓜菓者帝嘉其意欲授以官陸贄諫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

德宗遭奉天之難財用窘乏還宫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六税外萬一用度羨乏然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禄或販鬻菜菓往往私自入已所進者什一二劔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等皆徼幸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賛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

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綏始
也
順宗即位乃罷月進
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
憲宗嘗罷進奉及李錡既平節度于頔王鍔進獻其後
李絳嘗諫帝喟然曰誠非至德事然兩河貢賦久廢
不忍重斂於人也然不知貢賦獻取於人重矣於是
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

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至穆宗一切罷之通典及唐史

憲宗問李絳曰卿何獨無進羨餘對曰守土之官厚歛以市私恩天下猶非之況户部皆陛下府庫之物安得羨餘若左藏移之内藏猶東庫移之西庫也上嘉之

憲宗言王播為鹽鐵使事月進李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禄廪家貲顧悉

付有司帝曰善記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本傳

宋朝太祖乾德四年四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　知化光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加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絶長編

太宗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通鑑

太宗詔罷江南歲貢止絶之
真宗諸州歲貢新茶三十餘處詔悉罷之　高審文同判廣州將辭上戒之曰遐方遠地切在安民若以海外珍奇貢獻非朕意也寶訓
真宗朝交州尚牧獻白御馬一疋上曰無名進貢何所用亟還之　咸平元年詔監倉官不得以羡餘為獻上曰倉庫多取出羡以為勞績若非受納之際剩收即是出給之用减尅　咸平五年二月詔有司獬廌

者多收羡餘以為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奬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復然長編

祥符八年四月詔曰自我京畿達於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損增之欺寧有羡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所收羡餘並不理為勞績長編 祥符九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疋錢二十萬貫且言六十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即本州羡餘請遣使臣起發先是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

部供軍物為貢通鑑

仁宗朝范鎮言國家自陜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此皆貪政長編

天聖三年湖南轉運使王逵多為聚歛率部內得習里正命押録錢三十萬為羨餘上曰使人無劾百姓何以為生乎乃詔取常賦外歛民者以違制論之寶訓

天聖四年乾元節知寧州楊及遣吏齎綉佛來獻上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

此為令邸吏亟還之寶訓　天聖六年詔温昌廣等州歲貢柑無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又罷永興咸陽民元守亮家歲貢梨訓典　慶歷七年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以民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臣恐諸路轉運使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陛下閱其奏自或有橫加收歛名為出剩乞賜絀貶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覽之曰古稱聚歛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歛與朕結怨於民也亟下

詔止絶之長編　皇祐元年罷廣州歳貢蜜菓寶訓　皇祐五年閏七月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入辭上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冬以來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朕所以不取也其戒之長編

神宗即位出諸州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玆之繁也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鈌之亦無害也自今其悉罷之同上

徽宗崇寧四年七月初樞密直學士梁子美為河北轉

運使措置榷使建三郡都倉儲粟二十萬斛且傾漕計以市寵至用三百萬緡貨北珠以運於是契丹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不勝其求而怒時子羡在部五年矣辛卯召為戶部尚書（蔡脩史補）都運發運使首以羡餘進者崇寧間自梁子美胡師文始監司郡守不待詔命首以土物進者政和間自盛章宋昇始也

高宗紹興元年十二月御劄朕惟邦本實在斯民比緣

盜賊繹騷而元元之民肝腦塗地故選命車徒焉應緣軍須不得已而取于民者務在均敷其率先應辦處尤宜省察勿令胥緣為奸若實盡公竭力臣不加擭者當重寘賞典可檢會先降應見科催合出印榜開其所列實數於前次列戶口等第每名當若干勿取羨餘而使斯民重苦仍揭榜曉諭使民知朕意

紹興二年二月殿中侍御史江躋劄子奏前知明州吳懋輙有所獻踰五萬緡切恐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

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為已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罰少寬民力詔其錢委自憲臣勘當如例科斂即仰給還候勘當列具懋取㫖施行後有㫖吴懋降兩官聖政

紹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奏措置到本州寬剰錢一萬貫文省買到金一百六十六兩銀一千八百兩謹以投進郡助行在大軍支用伏望特降眷㫖下有司交納詔縱有寛剰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

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之臣等曰人君嚬笑道以風動天下况可因利以導臣下乎剝民奉上以為進身之階非牧民者所宜為也一人為之四方效之斯民将不聊生矣罷一人以為天下戒使億兆之衆安于田里而無愁歎之聲其為國之利也豈止十萬錢乎聖政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進呈御筆批下安豐軍進蝛鲊白魚不欲以口腹勞人令自今後罷進

上又曰去年已降指揮罷温州柑橘福建貢荔枝獨蝛鮓淮甸未罷此皆祖宗所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　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丁酉上諭曰舶司及都大茶馬司諸處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聖政　紹興二十七年高宗宣諭宰相沈該曰頃年川蜀製造錦綉帟幕以充歲貢雖居民幼女亦追呼以供役作其擾民如此朕不欲土木被文綉皆止絶之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丙申進

呈福建漕臣王時升欲以撙節到浮費錢三十萬貫撥十五貫代州縣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積下舊欠鈔鹽錢恐合旌賞者上曰漕臣能節約妄用而百姓則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它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侵漁百姓僥覬恩賞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名可也聖政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癸未詔諸路州軍歲起上供錢物例有拖欠監司郡守却以羨餘進獻僥冐賞典可

令戶部行下諸路州軍諸路上供錢物須管依限起發數定如數目未足輙行率斂進獻仰本部按劾以聞　史臣曰郡國之財歲有常計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淵實不在此則在彼耳諸州逋負上供而監司守臣以羡餘造執欺君罔民徼寵幸賞迹其用心真小人之雄也聖明灼知申勑禁戢彼雖貪黷亡恥亦豈不知懼哉聖政

乾道三年臣僚劄子多為科目以取之銖積寸累謂之羡餘欲乞先考其見在錢物虚之

與實次考其上供之常數足與未足奉聖旨依　又劄子有常賦僅足支遣不取于民安從所出不過重斂苗米倍税商賈至有指新税以為餘錢指積逋以與州郡者奉聖旨依　乾道五年九月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辦集而不恤縣道之匱乏致使横斂及民庭上曰甚不體朕寛恤之意且如税賦太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為之機又奏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惟顧陛

下熟察之上曰所言甚當今日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却之聖政

乾道九年三月乙巳侍御史蘓嶠奏伏覩關報廣南提舉官廖顒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不盡鹽本銀計實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樁積在庫別無支遣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內有見在寬剩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耳奉聖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竊以謂陛下即位以來屢却羨餘

之獻故近年監司州郡稍知遵守此盛徳之事書之史册足以為萬世法而小人急於自進不能革心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縁乾道七年提舉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為廣西運判廖顒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其為愚弄朝廷莫此為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差闕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顒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潭所餘無幾

顯年歲閒必須別得差遣而去後人何以為繼異時
課頗不登誰將任其咎者今淮南浙西其事已自可
見兼此錢本是朝廷錢物樁在州郡者豈必獻之内
帑然後為富所謂移東庫實西庫何以異于此欲望
特降睿旨却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
本錢常平寛剩錢亦乞樁留本路為水旱賑貸之備
使四方之人咸知陛下損利子民之意詔從之　史
臣曰羨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知者而小

人屢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歟記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誠使義利之説明于上則奸罔之徒何自乘間耶覩壽皇諭臣僚捐利之請郄椿積寛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警吏治者至矣聖政

淳熙五年四月辛未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已是寛餘尚有剩錢

四十萬貫起發應請副御前臣賞支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為人户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仍令本府印給文牓使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知人户今年已多納折帛錢在官與理充來年應輸之數務要實惠均濟即不得因而重疊別作名色騷擾如稍有違戾許人户徑詣尚書省陳訴　史臣曰乾道五年臣僚嘗言諸州所獻羨餘類皆移東易西以覬恩倖耳聖訓有曰今日財賦安得有餘自今若有此獻

朕當却之至是張津猶以羨餘四十萬緡來當時壽皇聖帝卻而不受復俾為民代輸以其所歛之民者還以畀民豈惟知所取予而示之好惡其所以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者亦宏矣臣故特著于篇聖政　淳熙劄子言諸州縣與監司每歲修貢天申節銀并大禮銀絹依條諸路自合以係省錢監司以本司錢昨來州科諸縣監司科州團併起發乞戒州郡不得準前下諸縣科歛百姓又提刑素所入不多諸路監司除

提刑司且令州郡依舊代發外其轉運茶鹽兩司各自抱起一半以餘諸州權且與照例發納亦不得科取於民

四夷方貢

周武王西旅獻獒 書 周公居攝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史記

漢武帝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宣帝九真獻奇獸 並本傳

宋朝太宗夏州趙保忠獻鶻號海東青上諭曰朕久罷

畋遊無事此也保忠時出捕獵今當還賜之

真宗交州進獻馴犀上曰此犀遠來深違物性朕將還之

于闐國去京師之西九千九百餘里西南帶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南接吐蕃北至疎勒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晉天福中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入貢宋朝太祖建隆二年國王遣使來貢玉圭一以玉匣緘玉枕一自是屢來朝貢十二月甲午并乾

德四年李聖天並貢物　開寶四年國僧吉祥以其
王書來上自言破疎勒得舞象欲以為貢從之　真
宗祥符二年三月己巳國主黒韓王遣回鶻羅厮温
等以方物來貢厮温跪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
願聖人萬歲與遠蕃作主　仁宗天聖三年十二月
壬子遣使來貢方物　神宗元豊六年五月丙子貢
方物見于延和殿八年十一月壬寅進馬賜錢百二
十萬　哲宗元祐四年五月丁酉遣使李養星阿點

魏哥已下續貢珠玉象牙珊瑚藥物等五年二月丙辰遣從來貢方物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别種也與占城為鄰唐天祐中嘗來貢物國朝太祖建隆元年九月癸卯王悉利大霞里檀二年五月乙丑三年三月壬戌十一月丙子國王釋利耶　開寶三年四月丁夘七年三月乙丑八年十二月戊辰並遣使來貢方物　太宗興國八年十一月壬申　雍熙二年二月己亥並遣使來貢

真宗咸平六年九月庚寅祥符元年七月丁丑天禧三年四月庚午國王霞遅蘇物吒蒲迷遣使來貢仁宗天聖六年八月初五國王室離疊華遣使蒲押陀羅歇及加盧等來貢方物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申貢人請以金蓮花一十五兩真珠五兩龍腦一十兩依例撒殿從之四年正月庚辰進奉副使胡仙為歸德郎将進奉判官它華加羅為保順郎将五年十二月乙未遣使入貢紹聖二年三月丁巳遣使入貢

蒲端國在海口與占城國接真宗咸平六年其王陵景德元年五月甲申四年六月丁未祥符四年二月辛酉並遣使來貢又式崑崙奴一上閔其異俗離去鄉土命還之五月丁亥又遣使來貢方物以金板鐫所上表辭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與交州接境汎海交州兩日程陸行半日程汎海至廣州半月程其國前代與中國通周顯德中其王釋利用德漫當遣使來貢國朝太

祖建隆元年十二月壬辰國王釋利因答蠻二年正
月庚子三年九月丙子並遣使來貢方物開寶元年
四月甲辰五年二月辛未國王波美稅遣臣蒲訶散
六年六月辛卯並遣使貢物太宗興國二年二月丁
未三年五月乙未四年十二月丁未七年閏十二月
庚寅遣使乘象來貢方物八年九月丙子遣使貢馴
象雍熙二年二月己亥三年三月庚寅淳化三年十
二月己卯國王楊陀排遣使李良甫至道元年正月

戊午又遣使李波珠並来貢方物真宗咸平二年二月辛亥其國王楊普俱毗茶逸施離遣使先覔副使蒲薩陀婆等以犀象玳瑁香藥來貢景德元年九月己酉四年五月癸外並遣使來貢祥符元年十月以方物迎獻道左二年四月甲寅四年十一月庚午八年二月癸丑並遣使來貢五月乙酉遣使婆輪阿羅來貢天禧二年九月乙丑國王尸哩排摩牒遣使羅皮帝加等以方物來貢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　宋朝太祖太宗因女真使附表
獻貢淳化二年以後不復至
日本國倭奴國也宋朝太宗興國五年日本國有寺僧
及其徒五六人來真宗景德六年其國天台山延歷
寺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貢佛像經等物祥符二年其
國僧覺因等三人來
注輦國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真宗祥符八年九
月己酉國王羅茶羅年遣使婆里三文等來貢真珠

衫帽各一及真珠象牙香藥等先是有舶商抵其國告以天子東封西祀其王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使入朝其使者又以盤捧真珠碧玻瓈升殿布於御座前降殿再拜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天禧四年二月乙酉廣州言注輦國遣使入貢方物其使者至州死以其表來上詔本州宴犒其部下賜器幣緡錢遣之仁宗明道二年十月甲寅國王尸囉茶印陀囉遣使蒲

押陀離等以泥金表進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兩
象牙百株陀離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神宗
熙寧十年壬午國貢方物其使以金蓮花盛真珠龍
腦登階跪望御座而散之謂之撒殿
女真國渤海之別種也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宋朝太祖
建隆朝貢不絕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國遣使嗢突刺
來貢名馬三年正月庚辰遣使只骨來貢乾德元年
遣使來貢方物八月癸巳九月戊辰並遣使貢名馬

開寶三年九月丙辰登州言女真國遣使入朝定安國王烈萬華附表貢方物六年十二月庚子遣使貢方物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也隋大業中有波斯斜合王命據波斯國之西境自立為王其王姓大食唐朝屢來朝貢其王益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何蒲羅披後謂之黑衣大食　宋朝太祖開寶元年遣使貢方物自是貢奉商船往來不已四年七月庚子六年

三月癸未七年十一月壬寅八年三月壬寅並遣使來貢太宗興國二年四月辛夘遣使來貢至道元年二月乙丑舶主蒲押陁黎以方物來貢真宗咸平六年九月壬辰遣使來貢方物及紅鸚鵡其國在海上與占城相接自是始通也景德四年五月癸夘遣使來貢祥符元年十月丁未國使以方物迎獻道左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一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屋長者傳云謹守此俟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

貢之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丁夘大食麻羅拔國遣使入貢七年五月丙午廣州進大食國進奉火浣布二疋十段詔寘之瑞物閣

高麗國　後唐長興中遣使貢獻宋朝太祖建隆三年國王昭太宗興國三年十月甲寅國王伷十二月辛巳國王伷遣其子元輔六年四月丙戌七年九月癸丑雍熙元年十一月壬子國王治遣使韓延齡三年十月壬子端拱元年十一月甲申淳化元年十二月

甲寅國王治遣使韓彦恭三年十月戊子四年正月丁酉國王遣使白思柔真宗咸平六年八月丙戌國王誦遣使李宣古祥符七年誦卒弟詢十二月丁夘權知國事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大千機已不並來貢方物八年十一月癸酉進奏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與東女真首領阿盧太來貢天禧三年九月辛巳登州言高麗遣禮賔卿桂元信五年國王詢並遣使來貢哲宗元祐五年乙未遣使貢

方物

交趾國本南城之地唐交州揔管也至德宗改安南都護州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于梁帝因授承美節鉞國朝乾德初交州師號天聖王私署璉為節度使自開寶以來皆受朝廷爵命貢奉不絶開寶六年五月甲寅璉遣使朝貢戊寅璉為靜海節度八年又遣使朝貢謝恩太宗興國五年黎桓遣使以丁璿為名獻方物十一月黎桓遣牙校江巨煌王

詔祚八年五月庚午黎桓遣牙史趙子愛九月丁夘交州黎桓遣使雍熙二年二月甲申三年九月癸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並遣使貢物淳化五年三月乙亥交趾郡王黎桓遣使貢物真宗咸平元年九月癸亥黎桓獻馴象四景德元年六月甲子黎桓遣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三年桓死四年八月乙丑黎龍廷遣其弟來貢賜峯州刺史明昶殿中丞黄成雅等來貢辛巳授龍廷静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又封

黎桓為南越王祥符二年十二月癸未交州黎至忠遣使來貢并獻馴犀一上以犀違土性不可豢畜欲拒而不納又慮逆至忠意俟其使還乃令縱之三年三月壬辰李公藴遣使入貢封交趾郡王五年四月戊申七年八月己巳復遣使貢物乾興元年四月丙寅李公藴遣使貢物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癸巳南平王李公藴遣其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方物慶歴三年三月乙亥交州獻馴象五

龜茲國回鶻之別種也其國主自稱師子王或稱西川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歸茲回鶻其實一也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也宋朝太宗興國九年西州龜茲遣使來貢自是可汗王克韓皆遣使貢良玉名馬橐駞犬尾白羊乳香等物至今不絕會要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甲午龜茲國遣使來朝貢祥符三年二月己未龜茲國遣使貢物六年十一月乙卯龜茲

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對于長春殿獻名弓箭鞍勒圑玉香藥等天禧元年四月甲午龜兹國尅韓王智海遣使張延來貢四年十二月丁亥龜兹可汗王智海甘州回鶻各遣使來貢智海仍貢犬尾羊二乾興元年五月丙申龜兹國僧華嚴自西天以佛骨舍利梵書來獻仁宗天聖二年三月癸巳智海遣使來貢七年六月戊申龜兹國遣使來貢九年正月己未龜兹國沙州並遣人貢物皇祐四年正月癸巳龜

茲國沙州並遣人貢物

高昌國　漢車師前王之地也有高昌國取其地勢高敞人民昌盛以為名焉後魏初闞伯周為高昌王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城池為西州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為國語訛亦云高敞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宋朝建隆三年四月庚子西川回鶻阿督等來貢乾德中西州回鶻可汗去淵貢辟支佛牙琉璃器物玉盞琥珀盃太宗興國六年三月丁巳

高昌國王阿厮蘭漢始自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遣都督麥索温來貢雍熙元年五月丙子西州回鶻與波斯外道各遣使來貢真宗咸平四年四月丙辰西州回鶻可汗王禄勝遣使曹萬通來貢玉鞍勒名馬寶器等物

西州回鶻真宗景德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戊辰西州回鶻遣使金延福並來貢

甘州回鶻甘州可汗夜落紇真宗咸平元年四月丁酉

甘州回鶻可汗遣僧法勝貢物景德元年閏九月己未甘州回鶻遣使貢物四年十月戊午甘州回鶻可汗夜落紇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十匹尋又遣僧翟大秦來貢馬十五匹祥符元年十一月己巳甘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寶物公主及其宰相各遣使來貢賀東封也三年十一月乙未甘州回鶻夜落紇遣左溫宰相何居禄越樞密使瞿符守榮來貢四年二月辛酉甘州回鶻蒲端三麻蘭勿巡蒲婆羅大食國吐蕃

諸族並遣使來貢五年五月乙亥甘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寶物公主遣使來貢六年十二月庚申回鶻可汗夜落紇遣使來貢天禧二年正月丙寅甘州回鶻可汗王夜落隔歸化遣都督安信等來貢四年三月庚申甘州可汗王夜落隔歸化遣使入貢仁宗天聖元年五月戊寅甘州回鶻可汗王夜落隔通順遣使貢物五年八月壬辰六年二月庚辰甘州可汗王寶國夜落隔並遣使貢物

甘州回紇仁宗天聖二年五月庚子甘州回紇可汗王遣使貢物

回鶻可汗景瓊建隆二年十二月壬辰遣使貢物自是甘州回鶻貢良馬美玉珊瑚琥珀之類不絶

甘沙州回鶻　太宗興國五年閏三月辛未來貢物

秦州回鶻　真宗祥符四年四月癸丑秦州回鶻安密等貢玉帶賀汾陰禮畢

西南蕃漢牂牁郡地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夷州王建

據西州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莊宗朝亦嘗朝貢其後孟知祥鎮蜀復不通朝貢宋朝乾道四年西南夷首領兼覇州刺史董暠等上言乞内附自是頻遣使入朝授以真命 太祖開寶八年八月壬戌西南蕃三十九部順化王子岩𢉎等三十七人來貢馬及丹砂太宗興國五年八月甲戌西南蕃主龍瓊琚遣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七百三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雍熈三年八月癸巳西南蕃奉化王

子以戀等三百五十人來貢九月己未西南蕃王龍漢璿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趙文橋等率種族百餘人來獻方物名馬端拱二年四月辛未西南蕃王龍漢璿又貽書五溪都統向通漢約入貢淳化三年八月庚午西南蕃王龍漢主遣其弟漢興以方物良馬來貢三年九月乙卯十二月戊子西南蕃並遣使以名馬方物來貢至道元年九月丙子西南蕃王龍漢瑭遣使龍光進率牂牁諸蠻

來貢真宗咸平元年九月壬申西南蕃王龍漢璓遣使龍光腆并率牂牁諸蠻千餘人來貢五年四月戊戌西南蕃王龍漢璓遣使來貢祥符二年八月甲辰西南蕃王龍漢璓遣使貢物六年八月戊子宜州西南蕃都部署龍光進等千五百人來貢天禧四年七月庚戌西南蕃千三百人來貢仁宗天聖四年九月乙夘西南蕃王龍光洗遣使來貢景祐三年十一月甲午西南蕃遣龍光辨等來貢英宗治平四年十二

月癸丑西南龍蕃來貢元豐十年十月丙申西南石

蕃來貢

西涼府六谷首領厮鐸督即涼州也自唐末陷河西之

地雖為吐蕃所隔然其地亦自置牧守或請命于中

朝天成中權知涼州府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誨

來朝明宗召見後漢乾祐初超卒土人折浦嘉權知

留後事遣使來貢宋朝太祖開寶六年涼州令步奏

官僧各氊聲逋勝觸二人求通于涇州以申朝貢太

宗淳化二年凉州復帥來請詔以殿直丁惟清領州事其後丁惟清陷于李繼遷不復命帥真宗咸平四年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潘羅支既卒六谷首領議立羅支弟厮鐸督為一境所復朝廷遂以為西凉府六谷都大首領西平郡開國侯五年十一月甲午六谷首領潘羅支遣使來貢馬五千疋詔厚給其直别賜綵百匹茶百斤仍宴犒其部族景德二年二月丙戌西凉府六谷首領厮鐸督遣其甥呵昔

來貢三年五月壬寅遣其安化郎將路黎奴十二月壬午遣使四年五月丙辰遣六谷十八首領十二月丁巳並遣使貢物祥符元年十二月己酉遣使貢馬二年二月戊戌遣使十一月壬戌遣使四年十月己巳遣心蘭氊單並來貢賜紫方袍五年十一月辛酉遣其子七年四月丁巳遣使八年五月丁未遣使並來貢

涼州蕃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丁巳涼州蕃當尊以良

馬來貢又鎮戎軍言涼州界寧族首領喝鄰半冗歸附真宗咸平四年閏十二月戊子仍貢名馬

西涼府及咩逋族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來貢

西涼府者龍族都首領咸平六年八月庚午遣使以貢名馬

西涼府龕谷嬾家宗家者龍當宗章述等十族景德元年正月丙申並來貢物

西涼府吐蕃毒石鷄等祥符四年三月丙申來貢

吐蕃本漢西戎之地或云南凉秃髪利鹿孤之後以秃髪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唐至德後因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宋朝真宗祥符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土關來歸四年又克成雖扶二州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為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千家小者百家無復一統矣自

儀渭涇原環慶各鎮戎秦州既與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内屬者謂之熟户餘謂之生户自建隆以後其部族内附者甚衆朝廷授首領以官　太宗興國八年九月庚子以馬來獻

宗哥族唃廝川族二族最盛　真宗祥符元年十一月壬申八年二月甲寅九年正月乙丑天禧元年九月丁未並貢名馬三年二月丁酉遣使來貢仁宗天聖元年二月戊戌歲一入貢二年十二月庚午景德四

年十一月癸亥寶元二年三月甲寅並遣使來貢方
物
邛部川蠻居漢越巂郡之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
宋朝太祖開寶二年其王子入貢太宗興國四年
八月丙子雍熙二年十月甲寅端拱二年九月壬午
諾驅遣王子少蓋等並以方物良馬來貢真宗咸平
五年八月戊子景德二年九月丁未阿遵遣使祥符
元年九月辛未九年九月壬戌黎吠遣使　仁宗天

聖八年十一月戊午黎在遣使並以方物來貢明道

元年三月丁酉黎在三歳一入貢景德元年閏六月

庚午五歳一入貢

黎州山後西林蠻皆西南夷之別種也其酋長號都鬼

主或云王子次曰大鬼主　後唐天成中常遣其大

鬼主來貢　宋朝開寶二年子勿兒部落將軍離魚

以狀白黎州求入朝貢詔答之使至賜以器帛自是

朝貢不絶八年七月己亥太宗興國四年九月癸外

淳化元年十二月甲寅並貢方物名馬

風琶蠻在建昌城三山上　真宗咸平元年其主曩婆遣使馬怕來貢景德三年又來貢

雅州蠻西山野川路亦西南夷之别種也　宋朝太宗興國三年正月甲午首領馬令膜等朝貢

保寨蠻在黎州之西頗以善馬來市　宋朝太祖開寶六年黎州上言保塞蠻自大渡河來歸

夔川蠻　真宗祥符六年正月乙巳夔州郡徼外蠻覃

如綰等來貢二月辛未夔州蠻彭延進等來貢三月

壬子夔州蠻人龔才晁等來貢

撫水蠻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水京曰多逵曰古

勞唐隷黔其酋皆蒙姓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甲申

蠻酋蒙頂等　癸巳蠻酋虔瑋等　十二月丙寅蠻

酋蒙填等並輸兵器

夷州蠻　太宗興國三年八月辛未任郎政等來貢

天賜州蠻　真宗咸平五年正月壬子向永豐等來貢

朔南州蠻　真宗景德四年七月乙丑龔允進等來貢

西南蠻景德四年羅甕井都指揮使使顏士龍來貢丹

砂士龍種落遐阻未嘗入貢今始至

高溪州蠻景德三年十二月己巳及壬辰並來貢

溪洞安遠頓南永寧濁水等州蠻　真宗祥符四年十

二月庚申田承曉等來貢

洛浦磨嵳洞蠻祥符五年二月丁未蠻酋田仕瓊等貢

溪布

高州蠻祥符六年正月丙申來貢

五溪蠻祥符五年閏十月丁丑向貴升等及磨嵯洛浦蠻來貢方物　下溪州蠻仁宗天聖七年十月彭仕端仕羲等來貢

黔州蠻　天聖七年十一月乙卯舒延蠻來貢方物

綉州蠻天聖七年十一月丙子向光緒來貢冉流眉在海上咸平四年其主多須機遣使入貢拂林國神宗元豐四年貢方物

阿理國　哲宗朝元祐六年六月壬子進馬一百七十九匹詔户部逐匹估價於都數内增二分回賜

大石國　高宗建炎張浚奏大石國進奉珠玉至熈州詔後悉不受量度支賜以荅遠人之意聖政

安南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己夘進呈安南獻馴象上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妨遠人兼使禽獸失其土性可令帥臣詳與説諭如今後職貢不必以馴象入獻

韃靼國本東方韃靼之别部音訛謂之韃靼　宋朝太祖乾徳四年六月甲寅其國天王娘子及宰相違于無越來貢太宗興國六年八月來貢

續本朝内藏庫

宋朝太宗至道二年七月戊辰詔河北三十五州軍淮南二十一州軍山南東道十州京東應天府江南昇潤州絹並納内藏自餘納左藏

真宗咸平六年詔内藏庫專副已下不得將庫管錢帛

數供報及於外傳説犯者處斬六年上聞河北大稔
丙申出内府綾錦綺計直百八十萬命判官朱台符
與轉運使定價出市糴粟實邊景徳元年閏九月丁
巳内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官貿易軍粮命國子
愽士張紳秘書丞陳綱大理評事秘閣校理劉筠經
度之二年出内帑香藥貿易以入邊備祥符元年二
月己酉三司奏借内藏庫錢三十萬貫又請出銀五
萬兩付左藏庫給用五月丙子三司假内藏庫銀十

萬兩三年三月丁酉三司貸內藏錢三十萬貫四月乙亥出內藏庫錢五百萬贖故宰相呂端居第賜其子蕃六月己丑三司假內藏庫絹二萬匹四年七月己丑三司假內藏庫絹三十萬匹五年正月己卯三司借內藏庫錢五十萬貫二月己未三司借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三月辛巳三司奏假內藏綾縠二萬四千疋四月壬戌三司假內藏庫錢三十萬貫六月己亥三司借內藏庫金二千兩癸丑出內藏庫錢百萬

貫付三司以佐用度八月己酉三司借內藏庫絹二十萬十一月丙午宣政使提點內藏庫劉承珪上內藏庫須知五卷詔褒之六年六月己巳三司借內藏庫銀三萬兩十月丁夘三司借內藏庫錢帛五十萬以備奉祀賞給七年二月戊辰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四月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十五萬匹九月丁酉三司借內藏庫銀八千兩八年二月丁巳三司借內藏庫錢十五萬貫閏六月甲辰內藏庫言三司

所借金帛其數至多舊借金即以饒歙等州及諸路所貢充還及諸處納到三司指揮直送左藏本庫不惟漸失封樁數目又不應劉承珪勾當往例詔三司規畫補填九年正月癸亥發内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壬申發内藏錢二十萬貫令三司預市紬絹以濟京東西路之乏時青齊間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絹直一千紬八百民極以為便自是紬絹之直日增後數歲遂皆倍于昔時云六月乙酉權三司使馬元方

言來春大禮於內藏庫假賞賜物準奉祀例內有雜色匹帛內藏庫言咸平景德以來南郊悉不支撥慮它時為例王旦曰初降御札令內藏與諸軍賞賜時元方言職司豈無經度其賞賜且依舊借內藏金萬兩銀三十萬兩錢七十萬貫紬絹一百萬匹餘則三司規畫上曰元方在三司謗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盡心公家然性卞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此所以賈怨也上曰副司判官中亦有英俊

豈宜輕待耶居歳餘卒以苛碎罷七月戊午三司假
内藏錢四十萬貫十一月甲辰三司言諸州欠商賈
飛錢欲罷來年官市繒絹償之詔發内藏錢二十萬
絹以給其費天禧元年二月辛未三司假内藏庫錢
五十萬貫九月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歳出入財
用數以示廸時仍歳旱蝗上頗憂不給問何以濟廸
曰祖宗初置内藏庫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
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歛寛民不

勞矣又時李廸言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上曰當出內藏金帛借三司廸曰天下於財無內外願賜三司何必曰借二年四月甲申三司假內藏銀九萬兩戊子三司假內藏錢二十萬貫七月丁夘三司借內藏錢五十萬貫甲戌上作寛財利論賜士衡又出內藏錢二百萬貫以助經費士衡因請刻聖製于本廳從之九月壬申三司假內藏銀十萬兩三年正月甲子三司假內藏紬萬五千匹三月乙丑三司假內藏庫銀

一十三萬七月戊辰三司假借内藏錢帛二百四十五萬辛酉三司假内藏錢五十萬貫紬十萬匹九月庚申三司假内藏金二千七百兩四年四月丙戌出内藏錢七萬貫付京西路市軍粮閏十二月丁巳三司假内藏綾萬三千七百四十匹乾興元年三月丙戌出内藏庫銀二十萬兩錢三十萬貫下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貫下三司許商人入便于河北助給軍貫

仁宗天聖四年十月辛巳出内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

西路糴軍儲六年六月乙酉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轉運司市糴軍儲九年八月丙戌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陜西河北河東市糴粮草戊戌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河北市粮草九月己巳詔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河北折糴軍儲自三等而上戶計其稅一石者糴五斗明道二年五月乙亥出內藏庫緡錢三十萬下三司助山陵十二月甲辰以京東飢出內藏庫絹二十萬下三司貸本路上供之數景祐元年

正月甲申以淮南歲飢出内藏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其歲輸三月乙酉出内藏庫絹五十萬下發轉司市糴軍儲四月丁未出内藏絹三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粮草五月壬申出内藏庫緡錢一百萬賜三司六月壬子出内藏庫緡錢五十萬下三司於潁河州縣置場糴麥先是京東旱麥不時種故也二年三月戊申出宜聖殿庫真珠付三司以助經費六月丁夘出内藏庫紬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十月己巳

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左藏庫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三年九月己丑出內藏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四年正月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始于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迄今才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七月辛酉詔三司出銀千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助糴軍粮八月甲戌

出内藏庫紬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十一月己未出内藏庫紬綿五十萬下河北陜西路市糴軍儲康定元年宰臣張士遜等言禁民戍邊久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存既退上名内侍就殿隅索紙筆自指揮使而下條為數等復召士遜等示之曰朕不欲費三司特出内藏緡錢十萬以賜之二月出内藏庫緡錢八十萬付陜西市糴軍儲四月戊申出内藏庫緡錢十萬下陜西給軍須十二月癸未出内藏庫紬

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慶歷二年六月甲戌出内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匹下三司以給邊費易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三年十二月庚申孫甫功見景福内庫祖宗積經費之餘以俻非常之用近歳諸路物帛多入内庫中外盡疑宫中之私費唐置瓊林大盈二庫率供燕侈楊炎陸贄請罷之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二庫皇祐五年閏七月出内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

軍儲至和元年八月癸巳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令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抄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粮京師給還緡錢紬絹商人以筭請久未能得其抄每百千止鬻六七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上以為然故委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言內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人筭抄而令內藏庫乘賤以買

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為甚上諾鎮言遽罷之
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
之費常出内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
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則至
損其直以售于蓄賈之家故言利者欲革之朝廷既
行即止然自此並邊虛估之不復起二年十月乙未
出内藏庫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十一月丙辰
出内藏庫紬三十萬下幷州市糴軍儲嘉祐元年十

月丁夘出内藏庫銀十萬兩紬二十萬匹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三年九月乙巳出内藏庫紬絹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助糴軍儲六年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七年司馬光言祖宗所為置内藏者以備飢饉兵革非常之費非所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内藏庫專以内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虚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十月

乙未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陶所請也

英宗治平元年吕誨言内帑奉宸庫非有司闗掌外臣莫得知其登耗亦闡禁中取用尚未節加之近倖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費一旦有事何以支吾三月丁酉詔三司用内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有司支應

神宗熈寧元年八月丙寅又詔河北馬軍並令立社依陝西河東路例供備錢助買馬其先給官價錢並增之仍賫内庫珠千餘萬給其用二年九月乙丑詔諸路金銀並納左藏庫歲出金三萬兩銀十五萬兩赴内藏庫為永額以上批内庫近年諸路所納金銀甚耗減葢歲無額故三司得以時有移易今若以諸路歲上供内庫金銀撥赴三司朝廷酌中數令三司歲認送内庫封樁如此為便故也其後復詔依舊悉輸

內藏庫仍歲具一帳申三司拘催內藏庫錢帛案三年正月己酉御史程顥言聞京東轉運司去年因和買紬絹增歲抑配民錢一千買絹一疋後并稅絹每疋令輸錢一千五百文又配上等户給粟豆錢詔轉運司具析以聞其後轉運司言散粟豆錢本以濟民乏皆取民愿和買依舊並無抑配者乃詔以行常平新法其粟豆錢自今勿給紬絹本錢撥隸北京封樁息錢納內藏庫時王廣淵為轉運使而顥言廣淵妄

迎合朝廷意故致此五年三月戊申賛善大夫戸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内藏庫錢一百萬緡為市易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甲午時為御史上官均言先朝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内藏受納寳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内藏庫受納又隷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闗報寳貨之所入為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為之拘催歳入之數而已至于支用多少不得以轉質揔領之者

止官中數十人昨來内藏庫賣遠年縑帛每疋止二三百文直止于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臣以為宜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諸庫得加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而無棄敗之患四月蘊轍言西邉熈蘭等州及安强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于田役寛剰令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户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户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

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歳貢錢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缺額禁軍錢若干係内藏庫錢似此諸般窠名外各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絶支臣乞計其所缺三年之數于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内樁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于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若朝廷重借二庫錢物未欲専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剰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

兩不失所紹聖三年二月辛巳董敦逸言河北人戶尚有流移詔于內藏庫支錢十萬貫絹十萬疋分賜河北東西兩路提舉司準備賑濟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六月癸巳時有詔免民間丁錢一年仍降御筆付戶部官令買絹十二萬疋其直于內庫支復令內庫更支見絹一十二萬匹並充蠲放一年丁絹之數以惠細民三十一年八月上念出戍官兵之勞時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三十二年四

月己巳禮部侍郎黄中言足食之計在于量入為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如德宗之為哉上善之

元豐庫大觀東西庫

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己亥詔元豐大觀東西庫見拘催朝廷封樁錢物並仰依條限催促拘收如違並依三催不到究治法

蔡絛史補云元豐庫大觀庫者皆謂之朝廷庫務

國家沿襲唐五代之制財用盡付三司有自來矣

及熙寧初議改法因取財利之柄寖歸宰相及元

豐官制行既無三司而為戶部戶部歲入之額凡

四百餘萬緡是獨昔日三司之一事而已三司昔

時所應入者則或在朝廷既在朝廷此所以立元

豐庫也況又當崇觀之間魯公前後措置所入元

豐庫若香藥犀象麄細物貨珠玉金帛不知紀極

矣元豐庫之制雖天子不可得而用倘有所用必
有司具數上之朝廷宰執聚議同上奏陳降聖旨
下庫始可支撥況宰執議論或有所不同者蓋目
前行之甚嚴如此也大觀庫者其制同元豐然大
觀庫獨貯天下坑冶所以終始未甞動又不若元
豐庫時有支用也大觀庫既貯坑冶金銀及細軟
香藥等物大觀東庫大觀本一庫所以有謂之大
觀東庫者以又有大觀西庫故也大觀西庫魯公

以昔日所鑄當十錢之精緻斬之故以大觀西庫獨貯錢而已大觀西庫當政和初権貨務以客人入納甚盛務中積鏹物盈溢因申乞借大觀西庫收貯未幾大觀西庫復滿其積鏹無慮三四千萬緡此政和二年至四年之盛時也自五年後君臣寖觧體撓政者寖爭出日用亦寖多逮宣和元年二年之間大觀西庫一空矣獨元貯當十錢如故而已然大觀東庫未嘗一有所出雖端研亦三千

餘板張滋墨者世謂勝李庭珪亦無慮十萬斤百物若是又元豐庫一日數内魯公偶見有佛牙真者十二枚因歎息曰此亦何用貯積乎命左司詳加試驗得佛牙真者七枚因分賜諸大禪寺斯可見其充牣靖康之初都邑既首遭攻圍因傾金銀以賂敵皆出大中諸庫故甚盛及後再圍破而賂敵之入反不及前至斂掠甚苦者雅不知帑藏先空前者金銀之盛悉自大觀諸庫故也又虜人所須

雖河北山東精絹動千餘萬匹亦出元豐庫與內藏內藏物帛盖少于元豐積鏹則甚多世不知者

罪魯公破除國用此可太息也

景福庫

元豐元年十二月丁夘上每憤北人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庫聚金銀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

十二庫後積羨餘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安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元豐庫銘

元豐五年詔十二路發常平錢輸元豐庫張舜民小史云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制庫銘其畧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厥志云云諸路分將置都作院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髙麗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賔是天未欲幽薊之民

歸中國乎元豐庫或即崇政殿後庫當考實錄卷末云聚金帛內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計庫名何爲長編

續考貢獻

太祖建隆二年三月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輙有貢獻長編開寶五年正月乙丑罷荆襄歲貢魚腊長編

太宗淳化三年十月壬子府州觀察折御卿貢白花鷹

上令對其使放之仍詔御卿勿復以珍禽奇獸來獻
至道三年六月帝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祥瑞之物來
獻此甚無益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瑞也辛
丑詔天下勿獻珍禽奇獸及諸瑞物
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乙未有自眉州貢奉者上念其
遐遠詔禁止之六年十月丙子知萊州齊化基獻白
鷹詔還景德三年五月辛酉撫州獻白烏詔還之給
其道里之費祥符二年五月丙辰韶州獻婆果後以

道遠還之九年九月戊午申禁諸路貢瑞物時遂州獻白兔荆門軍獻綠毛龜故也並長編

仁宗天聖元年七月己丑罷廣東歲進異花長編

高宗曩者四川監司不能上體聖心依勢作威凌蔑州邑侵漁細民如重州之黃柑黃安之紫梨涪陵之荔子遂寧之糖氷合陽之細茗洋州之香橙古綿之耿梨抛科掊斂動以千數伏望陛下嚴賜戒敕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四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刑門

士師之職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布憲之職執旌節以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治朝之禁令則宰夫職之王宮之戒令糾禁則宮正掌之至于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詰四方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皆古之法禁也穆

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墨劓之刑三千而大辟之屬止於二百而重刑之條目減於前而輕刑之條目增於舊也李悝在魏文侯時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用以相秦蕭何在漢攟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篇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於是法禁為詳其後挾書之律則除於惠帝之四年收孥相坐之令則除於孝文之元年誹謗妖言之法則除於孝文之二年肉刑之除又見於孝文之十二年景帝之時復定箠令而笞者由得全

武帝患民之犯法也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浸密法令凡百五十九章後漢陳寵之删漢法律而陳忠奏二十三條為决事比例應劭删定律令以為漢儀欲有廷尉板令春秋斷獄之篇唐之初興首以十二條掃隋暴至貞觀中房玄齡等始定律令格式髙宗時律學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而始詳長孫無忌有留司格散頒格元宗時盧懐慎有開元格後敕仁宗時有

太和格後敇而敇于是而始詳宣宗時張戣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敇為大中刑律統類故律與格敇合而為一宋朝建隆命竇儀重定刑統而建隆編止四卷耳至淳化則不編敇而仁皇之嘉祐則又有編敇韓琦上之

神宗元豐中則命有司編條敇令凡舊載于敇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敇之罪重而違令之罪輕也

高宗則有紹興敇令孝宗則有乾道新書

格法勑令

世之議者曰古之法簡後之法詳愚以為法無惡於詳也聖人愛民之心實自詳者始古之盛時象以典刑而未始詳於條目及吕刑作以告四方而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而不以為繁聖人豈不知其有異于古哉乃取而並列于四代之書者事愈繁而憂愈至也蓋自風俗日變而民之情偽愈紛而不能以自禁僞一出于簡略而不為之反覆以盡其情則民亦何從而知所畏避哉是

以漢刑法志載鄭昌之疏曰明王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民無所弄矣唐史臣之制刑法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詳俾民之知所趨避也其為治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愚嘗以是而求漢唐之法漢之法雖始于三章之法其施于漢初草創之時可也海内富庶之後三章之法其能禦之乎是以文景之世除肉刑定箠令輕重之數莫不備具正不敢以前日簡

畧待之也其後如所謂律本章句如所謂決事比例如
所謂五曹詔書春秋決獄見于應劭之漢儀者君子不
惡漢之至于苛唐之法雖始于十二條而十二條惟施
於唐初草創之時可也海宇既平之後十二條其能盡
之乎時以貞觀之時律令格式定于玄齡條目纖悉無
不具載正不敢以前日簡畧待之也其後如所謂開元
舊格如所謂開元新格如所謂開元敕大中刑律統類
見於史志所載者君子不惡唐之至于詳宋朝列聖相

承愛民之心有加無巳國初重定刑統於編勑四卷在太宗時則有太平編勑在淳化則曰淳化編勑在至道則曰續降編勑真宗時則有咸平編勑仁宗時則有嘉祐編勑神宗元豐中則命有司編修勑令凡有舊載之於勑者多移之于令盖違勑之罪重而違令之罪輕此尤足以見祖宗愛民之心也在高宗時則有紹興勑令孝宗時則有乾道新書今曰金科玉條纂輯成書得非得于祖宗之意乎愚嘗聞之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叔

孫通為漢律而馬鄭諸儒實為之章句元祐中劉忠肅上䟽請修法令而已選儒臣以成一代大典蓋律民之法正不當付之深刻寡恩之人而當本之以道德儒學之士今日編摩之官提舉之臣皆足以仰承上意矣然祖宗深旨尤不可不念也雖然法不難於修而難於用二法之弊其權未必專在於有司而多於胥吏于今為甚焉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故凡賄賂之至者雖或自戾於法亦可僥倖而苟免徒手而來者雖

明知不然而亦莫能直于有司是法本以求盡乎民情而其弊也反以濟猾吏之奸愚謂行令之法者當自去奸吏始不然纎悉備具不執于一是乃所以為舞文之具也吏何幸焉歐陽公曰法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至其繁瀆則其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奸此刑書之弊也

獄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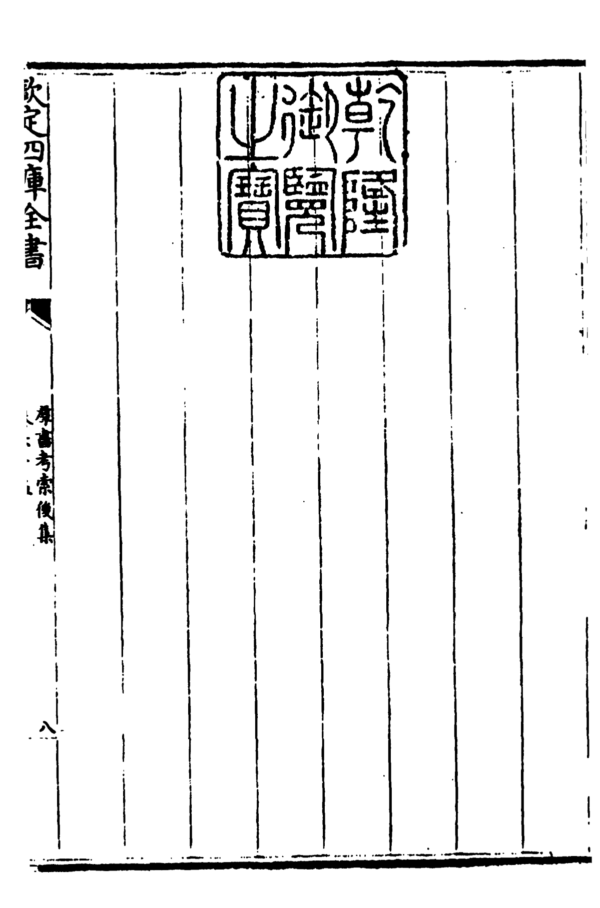
立政之書始言庶言庶獄庶慎而中則曰庶獄庶慎而

庶言不與終則曰誤於庶獄而庶慎不與三變其辭而獄獨不敢去焉所以重其刑也司寇之職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士師之職察獄訟之辭以斷獄弊訟自鄉士之掌國中遂士之掌四郊而至于方士之掌都家皆斷其獄弊其訟于朝卿士司刑各麗其民以議獄訟士師受中而行之古人之意斷可見矣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至于始皇專任刑罰衡石程書而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而天下亂矣漢高帝約法三

章文帝専務徳化禁網疏闊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
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數百有刑措風淳于繫
獄竟感緹縈之言而遽釋犯蹕盜環之罪卒從釋之之
議而遂減武帝輿兵窮民犯法於是張湯趙禹之屬緩
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淮南衡山之獄死者數千人杜
周為廷尉詔獄逮十餘萬宣帝時溫舒論治獄之吏以
為秦風尚存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伯用為廷平齋居
決事獄訟號為平矣而趙蓋韓楊之誅猶未免有間唐

太宗天姿仁恕即位之初有勸以刑威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佑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寛仁治天下而尤于刑獄為謹念肉刑之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炙經而鞭背之刑不敢用也三復奏亦詳矣而重之以五覆奏讞獄於大理亦足矣而又欲議之於中書省此所以四年之間斷獄止二十九人因徒三百縱之復還此仁恕之效也垂拱以來欲以威制天下於是用周興來俊臣之徒

開告密之門作訊囚之法如狄仁傑魏元忠之徒幾所不免自非徐有功之平恕廷爭獄事則唐之基業亦危矣元宗開元之初號稱治平人罕犯法刑部所斷天下犯罪纔十八人及李林甫用事而獄訟自是而日繁矣宋朝太祖始用士人分治州縣之獄至太宗淳化中遣官諸路提點刑獄而又置審刑院于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關報審刑院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丞相又以聞然後論刑其謹重之意如此


乾隆御覽之寶

羣書考索後集卷六十五